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八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蓋勳

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舉孝廉，爲漢陽長史，中平中，徵拜討虜校尉，遷京兆尹，董卓廢立，以爲越騎校尉，出爲潁川太守，未至郡，徵還京師，疽發背卒。

與董卓書

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閭，可不慎哉。後漢蓋勳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五，何以終此作何以堪之。

使人書木表

使國家戶我于此。袁宏後漢紀二十六

韓卓

卓，中平中，爲大將軍掾。

募兵議

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攻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于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後漢應劭傳

鄭玄

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生于永建二年少為鄉嗇夫去游學師事第五元先張恭祖馬融歸耕東萊黨事起禁錮十四年中平中辟大將軍何進府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初平中徵為趙相皆不就袁紹領冀州舉茂才表為左中郎將公車徵拜大司農以病乞還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有周易注九卷尚書注九卷尚書大傳注三卷毛詩箋二十卷毛詩譜三卷周禮注十二卷答臨孝存周禮難若干卷儀禮注十七卷喪服經傳注

一卷、喪服譜注一卷、禮記注二十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箴膏肓二卷、發墨守二卷、起廢疾二卷、釋一卷、敍一卷、孝經注一卷、論語注十卷、又九卷、古文論語注十卷、駁許愼五經異義十卷、六藝論一卷、易緯注九卷、尚書緯注六卷、尚書中候注八卷、禮緯注三卷、禮記默房注三卷、又乾象厤注及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若干卷、集二卷。

皇后敬父母議

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廷、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往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于朝、或以爲當交拜也、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議、又子尊不加于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

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于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玄議曰

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向不臣者況于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公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雖已加于父母嫁于天子者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 通典六十七

戒子益恩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

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㠯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與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㠯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業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㠯老歸爾㠯事將閑居㠯安性覃思㠯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慎威儀㠯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㠯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㠯亡親墳壟未

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莫其可圖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後漢鄭玄傳又見藝文類聚二十三又御覽四百五十九引鄭玄別傳

尚書大傳敘

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己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己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一云奏此目錄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中興書目

詩譜敘

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

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㠯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㠯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㠯明民共財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㠯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㠯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

勿用則被刼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于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是與附釋音注疏本

孝經注敘

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紀綱孝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玉海十一僕被難于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劉肅大唐新語九御覽四十二太平寰宇記二十三費縣案孝經注或言鄭小同作今據唐會要七十七引鄭玄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則非小同作也

六藝論

六藝者圖所生也公羊序疏

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毛詩文王正義 路史前紀九）
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
禹觀河見長人皋陶于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
白魚躍文王赤雀止于戶秦穆公白雀集于車是其變也（毛詩文王正義）
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自生自人皇初起（禮記大題正義路史前紀五後紀一）

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案曲禮正義引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至伏羲始作
十二言之教（禮記大題正義路史前紀二又五案正義引方叔機注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又左氏定四年正義云伏羲始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此二字當衍又路史後紀一引之教下有以厚君臣之別六字）

太昊帝庖犧氏姓風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歿宓犧皇生其世有
五十九姓義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娶之禮受龍
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二年（唐釋法琳辨正論注一）

宓犧氏爲網罟㠯畋㠯漁取犧牲㠯充庖廚故曰庖犧氏辨正論注一

炎帝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卽㠯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年也辨正論注一

神農斲木爲耒耜揉木爲耨始敎天下種五穀故號爲神農也辨正論注一

軒皇姓公孫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㠯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爲歲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三年夢受帝籙遂與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圖書師于牧馬小童拜廣成丈人于崆峒山辨正論注一

黃帝佐官有七人蒼頡造書字大撓造甲子隷首造算數容成造厤日岐伯造醫方鬼臾區占候奚仲造車作律管與壇壝禮也辨正論注一

軒皇有景雲之瑞用雲紀官少昊帝有鳳鳥之瑞故㠯鳥名官焉

注一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言周道周普无所不備周易正義

八論

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據茲三義之說易之道廣矣大矣周易正義八論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

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尚書序正義）

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于羣臣舉于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尚書堯典正義）

民間得泰誓（尚書序正義）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案北堂書鈔九十五御覽六百八俱引此句）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于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毛詩譜序正義）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毛詩關雎正義）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毛詩譜序正義關雎正義）

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于魯僖四

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毛詩譜序正義）

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毛詩國風正義）

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毛詩關雎正義）

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毛詩鄭氏箋釋文）

禮者序尊卑之制崇讓合敬也（北堂書鈔八十五御覽六百八）

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毛詩譜序正義）

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周禮春官序官疏）

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得孔氏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案釋喪正義作五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禮記大題正義并喪正義釋文序錄　案大題正義又引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

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

戴德戴聖名在也。禮記大題正義

今禮行于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禮記大題正義

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禮記大題正義

春秋者右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右史記事，左史記言。禮記玉藻正義 公羊序疏御覽六百八　案公羊疏引作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

孔子記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左傳序正義

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穀梁序疏

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公羊序疏

玄又為之注。孝經序疏　案此謂春秋

孔子曰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序疏

玄又爲之注。孝經序疏　案此謂孝經

自序

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孝經序幷注正義唐會要七十七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

趙商

商字子聲。河內人。師事康成。

與人書詣鄭康成學

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本根於是乎庇也。御覽六百七引趙子與書

北海鄭玄字康成學之淵府。今與業共往就之。故遑不暇領命。北堂書鈔原本九十七

張逸

逸北海高密人。年十三爲縣小史。尋去職。師事康成。康成妻目

女弟仕至尚書左丞後爲幽州牧劉虞掾同虞死

遺令

閉口寒具不得入（御覽八百六十）

氾閣

閣師事康成

答陳鑠問

陳鑠問氾閣云爲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尚無服何以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氾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通典九十二）

答桓翙問

桓翙問氾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邪故質問耳答云昔

嘗逆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謂閣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荅云庶子自可攝祭閣覆云無庶子當何已又荅云族人可已其倫代之閣覆言又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荅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通典一百三

張超

超字子並河閒鄚人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討黃巾爲別部司馬有集五卷

誚青衣賦

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句斐斐文則可嘉志卑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洿泥隋珠彈雀堂溪刈葵鴛鶵啄鼠何異乎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多由嬖

妾淫妻書戒牝雞詩載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晉獲驪戎嬖壞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絕祀叔肸納申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餒己黃歇之敗從李園始晉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懷安姜笑其鄙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得願周公妃曰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麗豎三族无紀綢繆不序徵行宗妃夙行求偶昏姻無媒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為妾生男為虜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于馬廄廚閒籠下東向長跪接狎觴酒悉詣諸靈僻邪當主多乞少出錮九織柱積緡累億皆來集聚嫋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為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奴父剛節君子無當自逃宜如防水守之曰一秦繆思衰故獲終吉藝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十九

牋

中外雲擾，鳶夫鼎沸。文選曹冏六代論注

與太尉朱儁薦袁遺

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魏志武紀注引張超集

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體合乾坤，明參日月。文選七啟注作合量乾坤參曜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于獲麟，道歇魯衛。藝文類聚二十 初學記十七

楊四公頌

峩峩西岳，峻極太清，降神挺賢，寔有景靈，何為四四，楊是下佐。我大侯，俾作韓貞，明明在上，不顯其身，前時疇咨，本道求眞，僉曰于公，溫故知新，宜保宜傅，克贊典墳。昔在阿衡，左右商王，有周文武，股肱旦望，我漢楊氏，作代棟梁，蹇蹇匪躬，惟國之綱，綱弛復整，政無亂荒，功假皇穹，率士已康，心盡于朝，終然允臧，伊德之輔，是

乃毛羽，匪哲匪賢，孰云敢舉，楊氏蹈之，爲軌爲武，軌武伊何，盡啟基緒，穆穆天子，吕爲心膂，於萬斯年，克昌厥後。藝文類聚四十三

靈帝河間舊廬碑

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龜鑒乎羲農，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閣道，丹階紫房，金窗鬱律，玉璧內璫，青瑣克庖，朱草棲宿，川魚踴躍，雲鳥舞翔，煌煌大漢，合德乾剛，體效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曜八荒，三光宣曜，四靈效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賜虔奏樂，鹿鳴虎觴，一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疆。藝文類聚六十四

邊讓

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大將軍何進徵署令史，後吕高才擢遷，出爲九江太守，初平中去官歸鄉，建安中，爲曹操所殺。

章華臺賦并序

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于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此樂可已遺老而忘死也于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于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乃作斯賦以諷之

冑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于南楚兮等威靈于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文選曹植贈丁儀王粲詩注馳作飛）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旦垂精于萬機兮夕回輦于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徑肉林登糟丘蘭肴山竦椒酒淵流激玄醴于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

瑤臺目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于是招宓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羅陽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麗于陽阿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袿曳華文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縱輕軀目迅赴若孤鵠(文選洛神賦注作離鵠)之失羣振華袂目逶迤若游龍之登雲于是歡嬿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絲縈之垂幹忽飄颻(文選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作飄然)目輕逝兮似鶩飛于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于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注回作迴注作歎)清篇發徵激楚揚風于是音氣發于絲竹兮飛響軼于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孤雌感聲而鳴雄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于是眾變已盡羣樂既考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

之要遒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惘焉若酲撫劍而歎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于此歡于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土階舉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于大持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于鬼神盡肅恭乎上京馳淳化于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後漢邊讓傳

黃忠

忠陳留人

與申屠蟠書勸詣何進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竝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

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後漢書邁作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蔡中郎曉喻殷勤，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于是憮然失望，而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後漢書作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今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閒，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閒，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袁宏後漢紀二十五中平五年，又略見後漢書申屠蟠傳）

匡爲何進部曲將

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讎乎 後漢何進傳又略見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

令軍中

士孫瑞

瑞字君策扶風人中平末以遠士擢鷹揚校尉獻帝初爲執金吾出爲南陽太守未行留拜尚書僕射大司農衛尉國三老光祿大夫尚書令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有集二卷

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見公卿近臣飲宴瑞離席前言故

理王允等事

司徒王允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

日蝕行冠禮議

初平四年正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郤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爲正月之日大陽虧曜譎見于

天而冠者必有祼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酬之報是爲閒災不祇肅見異不怵惕也通典七十八　案博士孫瑞恐即上孫瑞校者誤加博字耳

劒銘

天生五材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影吐商辯物利用動伐彌彰皙彼良工區冶干將爰造寶劒巨闕墨陽精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霓消亡昭威燿武震動遐荒楚曰定霸越曰取強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陶謙

謙字恭祖丹陽人靈帝時舉茂才除盧令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遷徐州刺史初平中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興平元年病死

被詔罷兵上書

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啟處雖憲章敕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

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群凶日月滋蔓非所㠯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唯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㠯贖罪負魏志陶謙傳注引吳書

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爲茲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敕兵衛送同上

奏記朱儁

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國家既遭董卓重㠯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微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㠯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㠯爲自非明哲雄

霸之士曷能克濟禍亂自起兵以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南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後漢朱儁傳

公孫瓚

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為郡門下書佐後從盧植學于緱氏山中復為郡吏舉上計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遷涿令中平中遷騎都尉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獻帝即位遷奮武將軍封薊侯初平三年遷前將軍封易侯建安四年為袁紹所攻自殺

表袁紹罪狀

臣聞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

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皁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印。昔新莽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効，又降伏張楊，而以小忿，枉害于勳，信用讒慝，殺

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于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菁茅，誅曹衞以彰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魏志公孫瓚傳注引典略瓚表紹罪狀

臣聞皐羲以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累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吁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皁囊施檢文稱詔書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

高爲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幷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菁茅誅曹衞以彰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後漢公孫瓚傳瓚乃上疏）

與袁紹書

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

睦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魏志袁紹傳注引英雄記天子命太僕趙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願也後漢袁紹傳瓚因此以書譬紹與英雄記小異今並錄之

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

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甲鳴于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于張燕遽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于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魏志公孫瓚傳注引典略又引獻帝春秋紹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畧所載同

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于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鳥厄歸人滀水陵高汝當碎首于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勤且厲五千鐵騎于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于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後漢公孫瓚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云云注引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

韓馥

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冀州刺史初平元年到官起兵討董卓後退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以州讓袁紹去依張邈尋自殺

與袁術書議立劉虞爲帝

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

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

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

更始令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

光武同、

讖云、神人將在燕分、

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于代郡、謂虞

當代立、並見魏志公孫瓚傳注引英雄記

橋瑁

瑁字元偉、梁國睢陽人、太尉橋玄族子、靈帝末、爲兗州刺史、遷

東郡太守、初平中、爲劉岱所殺、

詐作京師三公移書州郡、陳董卓罪惡

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魏志武紀注引英雄記

呂布

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事丁原、爲騎都尉、遷主簿、尋殺原、去事

董卓、復爲騎都尉、遷中郎將、封都亭侯、初平三年、以誅卓功、進

奮威將軍，封溫侯，尋爲李傕等所敗，出關。興平初，陳宮等迎爲兗州牧，兵敗，奔于劉備。建安初，據下邳，自稱徐州刺史，拜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三年，爲曹操所殺，傳首許都。

上書獻帝

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爲外將，欲㠯兵自隨，恐有嫌疑，是㠯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

答曹公

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㠯命爲效。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

與韓暹楊奉書

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于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

卿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于天下。此時不可失也。魏志呂布傳注引九州春秋

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後漢呂布傳

留書與袁術

足下恃軍强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閒。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曰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閒。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

與瑯邪相蕭建書

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

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為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

李傕

傕字稚然，北地人。初平中以校尉從董卓，壻牛輔屯陝。卓誅，求赦不得，攻破長安，自為揚武將軍，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封列侯。興平中自為大司馬。建安三年伏誅，傳首許市。

表劾裴茂之

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于理。袁宏後漢紀二十七。又後漢書董卓傳末句作請收之

田豐

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以閹宦擅朝，棄官歸里。袁紹領冀州，引為別駕，以諫忤指繫獄

及官渡敗還見殺

說袁紹襲許

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後漢袁紹傳）

諫攻許

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後漢袁紹傳又見魏志袁紹傳少首二語）

沮授

授廣平人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初平初韓馥引爲別駕

進騎都尉袁紹領冀州復爲別駕表拜奮武將軍監護諸將官

渡之敗爲曹操所擒見殺

說袁紹

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憤發卓雖凶暴弗能加兵昔相如叱秦晏嬰哭莊方之將軍曷足以喻單騎出奔則卓懷怖懼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劉虞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順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用擁百里之衆迎大駕于長安復宗廟于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敢禦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袁宏後漢紀二十六又見後漢書袁紹傳魏志袁紹傳皆有删節

說袁紹迎天子都鄴

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

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後漢袁紹傳注引獻帝傳又見後漢袁紹傳又袁宏後漢紀二十八

諫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

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以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魏志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又見後漢袁紹傳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九

諫南師

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魏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又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又見後漢袁紹傳袁宏後漢紀二十九

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全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同上

諫濟河

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魏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紹將濟河，沮授諫。

審配

配字正南，魏郡人。袁紹領冀州，引為治中。後事袁尚，及鄴城破，為曹操所擒見殺。

獻書袁譚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願將軍赦心抑怒，終省愚辭。蓋已上三十字從後漢書備。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

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斃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諜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遐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聖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踵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雖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士之資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雁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竭剝民

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奬寇盪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翩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遠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于幽冥創痍號于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云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徒虜各二三其心臨

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覲親之仁貺以綏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敗之徵符輕榮財于糞土貴名位于正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伏惟以下百字從後漢書補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于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啟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

軍銜罰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魏志袁紹傳注引漢晉春秋又後漢書紹傳各有刪節今合錄之

全後漢文卷八十五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五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熙

熙字成國，北海人。北海屬青州部，故伏滔青楚人物論曰：劉成國為青士有才德者。官位未詳。有謚法注三卷、釋名八卷。案後漢文苑劉珍傳撰釋名三十篇，蓋別有一書，或珍創始而劉熙踵成之也。隋唐志作劉熙撰，不書官位。今所見舊刻本或題安南太守，或題徵士。附志大戴禮注。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則舊刻本亦有所據，然恐不確。唐調露元年始改交州總管府為安南都護府，前此交趾並無安南之稱。近人或云當作南安，亦不確。南安本漢天水，東漢改為漢陽，續志漢陽郡注補引秦州記：中平二年分置南安郡，魏為廣魏，晉為略陽，其地屬涼州刺史部。而劉熙久居交州，陳壽言之再四。蜀志許慈傳：師事劉熙，建安中自交州入蜀。吳志韋曜傳：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避地交州，從劉熙學。計熙在交州，値獻帝初年，或先士燮為太守，殆未可知，然不當稱安南。其為徵士，亦不見于史，故皆不從。又案後漢光武十五王傳，別有劉熙，建安十一年嗣琅邪王。魏志劉馥傳：馥孫熙，嘉平六年嗣建成鄉侯。姓名偶同，非即其人也。

釋名序

熙呂爲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呂來迄于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于時就而弗改呂成其器著于既往哲夫巧士呂爲之名故興于其用而不易其舊所呂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于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呂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于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呂類求之博物君子其于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呂塞可謂之士聊可省諸 釋名宋本

王商

商字文表廣漢人劉璋辟爲治中從事進蜀郡太守在郡十年卒于官

與秦宓書

貧賤困苦亦何時可呂終身卞和衒玉呂燿世宜一來與州尊相

見蜀志秦宓傳

宋衷

衷一作忠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劉表據荊州辟爲五業從事有周易注十卷太玄經注九卷法言注十三卷

與王商書

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蜀志許靖傳靖字文休

潁容

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師事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起建安中卒有春秋釋例十卷

春秋釋例序

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揚雄劉歆後有鄭衆賈逵班固近卽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義正者遷尤多略舉一兩事以

言之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著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尚矣（御覽六百十八）

司馬徽

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

與劉恭嗣書（劉廙字恭嗣）

黃旗紫蓋恆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文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注陸倕石闕銘注）

誡子書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藝文類聚二十三）

許貢

貢建安初吳郡太守

上表漢帝

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于外，必作世患。吳志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

梁紹

紹初平末為尚書。

奏劾吳碩

碩以瓦器，奉職天臺，不思先公而務私家，背奧媚竈，苟諂大臣。昔孔子誅少正卯，以顯刑戮。碩宜放肆，以懲姦僞。若久舍不黜，必縱其邪惑，傷害忠正，為患不細。袁宏後漢紀二十七

田疇

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為幽州牧劉虞從事，後為司空曹公戶曹掾，終議郎。

奏記曹公辭賜絹穀

東曹掾田疇言：前以無功，橫被封賞之賜，以實自歸，敕從所執，雖

到下車見絹三千疋穀五千斛驚愕怪懼未敢自當乞還藏府呂

爲軍備 御覽

李固

固與平初爲左中郎將

與弟圄書

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爲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水經江水注一 案李太尉益州人卒年五十四今此言五十七又言未見益州則非李太尉也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李傕爲大司馬後漢范冉傳云與漢中李固善蓋即其人

李術

術汝南人孫策表爲廬江太守策死拒命建安六年爲孫權所攻城破見殺

報孫權移書

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吳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

張紘

紘字子綱廣陵人孫策表爲正議校尉建安四年至許拜侍御史明年出爲會稽東部都尉尋爲孫權討虜長史有集二卷案張紘吳志有傳隋志及藝文類聚御覽皆列于後漢今從之

瓌材枕賦

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已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陶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鷺鵠之徑逝或類鴻鶴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效鴛鴦之交頸紛雲輿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冏朗灼儵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爲方枕四角正端

曾緻密固絕際無閑形妍體法既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屑珠碧之飾助不煩雕鋒之鐫鏤無丹漆之形朱冏鵰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眞叢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瑛瑶富也美梓盗巡不敢與並相思庶幾晞風于末列神龍之姿衆鱗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已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用害民有損于德豈如茲璞既剖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曄春榮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七　案吳志張紘傳注引吳書紘有柟榴枕賦亦見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七未知即瓌材枕賦否俟考

為孫會稽責袁術僭號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

士所以嚮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于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炰烋北幽劉繇決力江淮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于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于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取禍三也

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于桀紂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于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于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于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顛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

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遊我哉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者也所貴于聖哲者以其審于機宜愼于舉措若蒯通之說韓信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先衆人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于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爲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垂神聽吳志孫討逆傳注引吳錄策使張紘爲書又引典略云張昭之辭袁宏後漢紀亦作張昭裴松之以此書必紘所作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于黑山曹操毒被于東徐劉表僭亂于南荆公孫叛逆于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

未獲從命、發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幼小脅于彊臣、異于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于尊明、無所敢辭、後漢袁術傳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九作張昭爲策書諫術案此即吳錄所載張紘書而有刪節文亦小異

與孔融書

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吳志虞翻傳

臨困授子靖留牋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已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于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于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于小忠戀于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已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已成仁覆之大吳志駱統傳

瓌材枕箴

彧彧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于甑卣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貳彼弁冠冠御于晝枕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己益身與寢有節適性和神藝文類聚七十又略見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作銘

全後漢文卷八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禰衡

衡字正平平原般人興平中避亂荆州建安初來游許下曹公忿其侮慢召爲鼓吏尋送與劉表表復送與黃祖見殺有集二卷

鸚鵡賦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于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吕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煇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吕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

不安集翔必擇林紺趾丹嘴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
族于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于衆禽于是羨
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隴坻詔伯益于流沙跨崑
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
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㠯遠害不違迕㠯
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
㠯雕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
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㠯羈旅矧禽鳥
之微物能馴擾㠯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
腥臊亦何勞于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㠯階
亂將不密㠯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
慜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
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

言而稱斯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

慕哀鳴感類音聲悽㠯激揚容貌慘㠯憔悴聞之者悲傷見之者

隕淚放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歔欷感平生之游處若蜉蝣之相

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籠檻㠯俯仰闚戶牖㠯踟躕

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

懷歸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

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㠯報德甘盡辭㠯效愚恃隆恩

于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文選埶文類聚九十一

書

訓夷晧之風 文選顏延之陶徵士誄注

魯夫子碑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㠯長世寬容足㠯廣包幽明足㠯測

神文藻足㠯辯物然而敏學㠯求之下問㠯諏之虛心㠯受之深

思呂詠之。懸閔道之迴遹。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呂大夫之位。任呂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于中庭。騏驥于閭巷也。是呂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茲文德呂紓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呂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于鬼神。遂殂落于夢寐。是呂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勳。呂示昭明。辭曰。

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鄉。明德弘監。情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雁彼靈祇。呂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厥殂崩。大猷不綱。藝文類聚二十

顏子碑

稟天地之純和。鍾嶽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妙之本。顯

乎嬰孩，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于三千，仁風橫于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為四友之冠，實盡善附之稱，爾乃安陋巷，挹清風，甘簞瓢，呂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抱元凱之烈，乃刊玄石而旌之。此何從文選褚淵碑注頭陀寺碑注補 其辭曰：

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該體，心彌沖，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藝文類聚二十 初學記十七

弔張衡文

南嶽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望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皇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惟道興隆，悠永靡絕，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旦光沒發，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己，君其勿紘。御覽五百九十六

潘勖

勖字元茂初名芝陳留中牟人獻帝時爲尚書郎遷右丞除東海相未行留爲尚書左丞有集二卷

玄達賦 一作玄遠賦

匪偏人之自遺訴諸衷于來哲 文選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注

冊魏公九錫文 建安十八年五月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衞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

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呂盜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
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
失舊物天地鬼神于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
懾憚君靈用不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
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軒將反張楊殂斃眭固伏罪
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眾稱
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
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于危
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
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
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
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
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

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㠯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㠯土分之㠯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㠯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胙太師㠯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㠯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朕㠯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㠯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

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昬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

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文選袁宏後漢紀三十魏志武帝紀

擬連珠

臣聞媚上以布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脩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 藝文類聚五十七

尙書令荀彧碑

瓌姿奇表 魏志荀彧傳注

夫其爲德也則主忠履信孝友溫惠高亮以固其中柔嘉以宣其外廉愼以爲己任仁恕以察人物踐行則無轍迹出言則無辭費

納規無倣得之心機情有密靜之性若乃本身蹈道勸禮貴德後之事聞匪云乎克然後敘言責中之徽守言貞固之直注焉若洪河之源不可竭也確焉若華嶽之停不可拔也故能言之斯立行之斯成身匪隆汙直哉惟情素綱用亂廢禮復經于是百揆時序王猷允塞告厥成功用侯萬歲藝文類聚四十八

男女老幼里號巷哭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注

高誘

誘涿郡涿人建安中曹公辟爲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遷監河東有戰國策注三十二卷呂氏春秋注二十六卷淮南子注二十一卷又有孝經解孟子章句若干卷案舊本呂氏春秋序題河東高誘撰淮南子序云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謂盧子幹也誘由濮陽令遷監河東因誤題河東耳

道賢論

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栖

之謀劃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高僧傳四竺道潛字法深王敦弟

呂氏春秋序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于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于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于安國君、于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

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儒舊訓輒乃爲之解焉

吕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吕氏春秋元刊本

淮南子敘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于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于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吕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于吕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

死于班上聞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吕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于是遂與蘇飛李尙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于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具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吕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之深也是吕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

援采呂驗經傳。呂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淩遲。于是呂朝餔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呂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呂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呂勸後學者云耳。淮南鴻烈解道藏本勳字號

仲長統

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建安中。荀彧舉為尚書郎。尋參丞相軍事。延康元年卒。有昌言十二卷。

答鄧義社主難

荀彧問仲長統曰：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曰為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曰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曰宗實；備其論，曰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殽曰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參于天地，並于鬼神。又曰：祭帝于郊，所曰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曰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曰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曰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曰為句龍，無乃失歟？難

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㠯爲首在于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㠯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荅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㠯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㠯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㠯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㠯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㠯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㠯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于齋車又當言

用命當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何能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社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荅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于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于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牢于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于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于數居二縱復令

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于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何能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鉤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續漢祭祀志下注補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于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于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于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

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尹文子道藏本　按統卒于獻帝遜位之歲而此序言黃初末始到京師當是後人妄改或此序非統作也疑莫能明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七終